

（第 116 讲）

对当前中美贸易关系走势的分析与研判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 陈文玲

（根据 2019 年 7 月 22 日讲座录音整理）

非常荣幸接受自治区党委的邀请，和大家一起讨论当前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摩擦等这些大家非常关心关注的大事。

面向未来，中国如何把握大势，如何抓住机遇，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如何战胜对手，如何能够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到本世纪中叶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多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这句话。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实已经到来，包括学者在内的很多人理解，我们中国经过了百年奋斗，现在正在和平崛起。回顾这百年的来之不易，结合这几年的国际形势变化，我认为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式和未来式。未有之大变局，不是已有之大变局，已有的变局已经形成历史，但是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我们研究探讨。我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是最大变量。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实现了战略转向，把中国当成了最大的竞争对手，或者是叫敌手，把中国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舞台上演了一场大剧，精彩生动曲折，剧中的主角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一、中美贸易战产生的背景

我们以前一直强调韬光养晦，一直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和美国争第一。我们一直把整个党的工作重点、政府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为人民群众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为目标，我们一直把所有的重心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有一个能够对中国持续快速增长、更长周期增长的包容的世界环境。我们希望全世界能看到中国作为一个 14 亿人口的国家，解决自己的问题多么不容易，我们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世界总共 70 多亿人，中国现在 14 亿人，印度 13 亿人，这

两个国家加起来 27 亿人。因此，发展中的大国首推中国，解决了人们的衣食住行问题，解决了 14 亿人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到 2020 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是所有人脱离贫困、实现零贫困，这在世界人类历史上、在我们横向比较的所有大的经济体中，也包括小国中是没有的。一个国家，使自己国家实现零贫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每一届领导朝着一个目标，政策是连续的，党的百年目标是连续的，我们的战略是连续的，我们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精神是连续的，因此才迎来了中国 14 亿人的脱贫。

按照统计局的国际横向标准的比较，我们现在有 4 亿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美国总人口 3.2 亿人，比中国中等收入人口少 8000 万人；日本总人口 1.26 亿人，比中国中等收入人口少三倍左右；欧盟 28 个国家总人口 5.1 亿人，与中国中等收入人口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看到中国的发展都非常赞赏，国际组织也是非常赞赏的。而且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希望。去年我到巴基斯坦参加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政府三边会议，做了一个关于“一带一路”的主旨报告，分别和巴基斯坦的智库、中国大使馆进行了深度交流，我了解巴基斯坦感觉自己最主要的问题是贫困。后来在演讲中我说巴基斯坦现在 3000 万人口、GDP 总量 3000 亿美元，而中国改革开放那一年是 8 到 9 亿人、GDP 总量是 1500 多亿美元，所以中国的今天就是巴基斯坦的明天，巴基斯坦通过奋斗，通过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富裕发达的国家。我们周边的越南和缅甸也是在向中国学习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缅甸

现在和中国做最好的朋友，共建中缅经济走廊，成立缅甸“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昂山素季咨政亲自任主席、工贸部长任副主席，全力以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

我们的发展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赞赏。在今年4月15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出乎全世界预料，也出乎中国预料，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32个国家和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的合作文本，包括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对接，有30个国际组织和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和文本。联合国一共197个国家，有132个国家和中国在进行深度的“一带一路”合作，还不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在和我们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大家可以看到，已经超过2/3的国家在响应中国的倡议，参与“一带一路”跨国的经济合作，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在迅速提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把一个在废墟上的国家建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能把一个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解决了14亿人的衣食住行问题，而且在国际上能够让这么多的国家参与其中，共享它的发展机会、发展思路和发展经验，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态度都是点赞的，是赞赏的。

但是也有少数国家，特别是现在GDP总量排在世界第一位，科技水平、军事水平在世界上处在第一位的最强大的美国并不赞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但美国并不想走合作的道路，而且心态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美国从战略疑虑，到战略焦虑，到战略误判，再到战略转向，实际

上在奥巴马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就对中国怀有芥蒂，非常戒备中国的发展，但是那时是合作加遏制，是斗而不破。我们和美国建交 40 多年，1971 年尼克松和基辛格访问中国破冰之旅，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1979 年卡特总统和中国正式建交，这 40 多年基本上是合作竞争。开始是合作加竞争，但是当时的竞争性还是很不强。因为那时中国的 GDP 不到美国 5%，根本不是美国对手，美国对中国不屑一顾，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主要是要把中国拉进世界的经济体系，使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员，以更好地为西方世界服务。

特朗普曾说，允许中国加入 WTO，使中国像坐火箭一样上升。实际上中国加入 WTO 经过了 13 年非常艰苦的谈判，最后一个双边谈判的对手就是美国。现在中国的 GDP 占美国的 66%，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总值已经占全球的 28%，接近 30%。而原来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美国在二战之后曾经占全球的 50%，在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占全球的 33%，现在下降到 14% 之下，所以中国成为了制造业产值排在第一位的国家。我们在贸易，特别是货物贸易方面，2018 年达到 4.62 万亿美元，我们从 2013 年就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我们是 120 多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 70 多个经济体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这个数字在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是美国的，当时美国是 120 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 70 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现在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调整。美国的制造业从六十年代占美国 GDP 的 25%，下降到现在的不到 11%，美国的服务业占 GDP 的 85% 以上，接近占就业的 90%，因此，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美国历届政府就想重振制造业，从小布什开

始，这个梦想已经延续了好几任总统，到特朗普总统，他非常清晰的目标是重振制造业，让制造业向美国回流。中国经济经过 40 年快速发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第一大制造业工业化国家，人民币从 2016 年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包括美元、日元、欧元、英镑，人民币占到第三位，我们占到了整个货币篮子的 10.92%。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演说时就说，中国才是发达国家，美国才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第一、美国利益至上就是他整个执政的核心理念，而他认为影响美国伟大、美国第一的最大竞争对手就是中国，所以美国的战略发生了非常大的调整。

从 2001 年 911 事件之后，美国战略安全报告把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恐怖主义，也叫非传统安全因素；第二类是流氓国家，包括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安哥拉、叙利亚等等，是它打击的对象，或者是叫它认为的敌对势力；第三类是其他，没有点名。2017 年 12 月美国安全战略报告中则提出：影响美国安全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第一是中国和俄罗斯，中国排在俄罗斯前面；第二是流氓国家，缩小到了伊朗和朝鲜两个国家；第三是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美国在安全威胁报告、美国国情咨文、美国全球军力报告等国家战略报告和国家政策文件里，中国都是被放在首位的遏制打击防范的战略竞争对手，有的文件就公开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有的文件说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有的文件说中国是经济侵略者。在奥巴马之前，美国精英层对中国是遏制加防范、遏制加竞争，他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存有疑

虑，我们叫它战略疑虑。到特朗普任总统后，就变成了战略焦虑，加上特朗普总统本人的特性，这个战略焦虑就迅速地放大。

我们对特朗普应该怎么进行评价？为什么他上任以后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认为，特朗普是影响中美关系从而引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之一，是美国对华政策以及现在对华竞争博弈的最大变量之一。因为特朗普个性是比较鲜明的，也可以说是比较奇葩的，这是基辛格说的。基辛格对特朗普的评价说：我们不管怎么对他评价，他起码结束了一个时代。我个人认为，他结束了美国的巅峰时代、黄金时代，他是一个把美国从巅峰状态推向衰落转折点上的人物，他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我觉得特朗普是一个政治素人，特朗普从来没有当过任何领导职务，没当过乡长，没当过镇长，没当过处长，没当过厅长，也没当过市长，没有任何从政经历。没有从政经验，导致了现在的特朗普随心所欲。去年我带一个小型专家团到美国做中美问题的相关调研，我当时问美中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副会长，我说特朗普总统这么随意，想换谁就换谁，特朗普发一个推特给国务卿蒂勒森，他就不用到白宫上班了，就算是解聘了。我们看美国历任总统任期两年的解聘率，特朗普在历任总统中高居榜首，他对他身边人的解聘率是83%，几乎换了一遍，到今年应该是90%以上了。他一上任，就免除了奥巴马任命的480名外交官，导致全世界很多国家没有美国外交官，澳大利亚是一年半以后才有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所以说他完全没有一点章法。比如，他要修一个墨西哥墙，将美国和墨西哥隔开来，他要修500公里需要57亿美元，用钱需要国会批准，但是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民主党，

佩洛西已经 79 岁了，和特朗普势不两立，国会不批准，特朗普说好你不批准我就关门，所以美国政府关门了 35 天，是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关门。特朗普关门，国会不批准，而且认为特朗普的国情咨文不能在国会发表，最后特朗普被迫开门，80 万公务员当时处于失业状态。政治素人没有任何的从政经验，处理所有问题都是超常规超建制的，没有从政经验的规则规范。我认为特朗普已经使美国的社会秩序也发生非常大的扭曲。

美国对中国整个战略博弈有深层次的原因，即是对中国现在和未来发展前景的恐惧。他们认为中国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中国产业迈向中高端，科技超常规迅速发展和崛起，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是对美国未来保持第一、保持再次伟大、保持霸权地位的最大威胁。

美国霸权地位实际上有三大支柱，即美元、军事、文化。美元霸权靠美国的信用支撑，大家认为美元是强大的，它靠世界的领导者来支撑。世界的货币体系，最早进行国际贸易是金本位制、银本位制，用金银作为货币尺度，但是由于它的储量、分割、储运都比较麻烦，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从 1944 年开始，国际贸易用美元做结算货币，而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意味着得到美元就得到黄金，35 美元相当于一盎司黄金，这是一个恒定的比值。在 70 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了金融危机，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唯恐美国经济问题会拖累法国，所以就把法国存在美国纽约地库的黄金拉回法国，之后各国准备效仿法国。当法国准备再去一个轮船把黄金全部拉回法国的时候，尼克松总统 8 月 15 日向全世界宣布美元脱离黄金，美元不再跟黄金挂钩，这样美元就成为一张有价值符号的纸。它和黄金没有联系，和实物商品也

没有联系，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价值符号。但是由于美国是世界老大，由于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由于美国经济上的话语权，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都是美国经济学家，包括原来的 2000 多家有名的智库全在美国，美国实际上在国际舆论上也是一国独大。所以美国的道理就是真理。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到西方留学的很多经济学家回来，基本上认为西方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就是世界上的真理。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美国中美建交 40 年，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也是在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市场经济的过程，开放的过程就是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而世界体系从本质上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所以实际上我们改革开放是在学习融入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

美国还控制了石油等大宗商品，所有的大宗商品结算，都是用美元结算。在欧元出现之前，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的货币分布中，占比高达 90% 以上，欧元出现之后，美元目前占到 39.6%，欧元占到 34%。在各国外汇储备中，现在全球是 6.7 万亿美元，美元占 62%。但是美国的外汇储备是 1100 多亿美元，中国是 3.2 万亿美元，占世界外汇储备接近 50%。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时候，美元可以维持这样的地位，但是如果美国一旦失去霸权地位，不能保持世界第一，美元就会走下坡路，用美元收割别的国家财富的经济武器就会失效。美国为什么非得要当老大，一看别人有可能超过它就这么着急？因为它的产业结构，它的制造业已经空心化了，它全部都是金融业、服务业、高科技，美国人日子过得那么好，人均 GDP 有 6 万多美元，人均财富那么多，当然穷人也很多，现在还有 4000 万处在贫困中的美国人口。他为什么非得要霸

权地位？就是因为有了霸权地位，就有了美元信用，有了美元信用，美元就可以有铸币税，美元就可以换来财富，就可以换来实物商品，就可以换来服务。

美国军事霸权也是为经济霸权服务的，文化的霸权舆论主导权也是为经济霸权服务的。实际上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格局中是最大的获利者，美国没有那么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消费品工业制成品靠 102 个国家出口给它，因此才有可能有逆差。中国出口给它最多，他对我们第一批制裁了 500 亿美元，第二批制裁 2000 亿美元，第三批是最近发出威胁的要对 325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对我们的出口去年是 1400 多亿，实际上我们对于美国的逆差是 4000 多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 48%。中国用物美价廉的商品支持了美国消费者以及低价格低成本高福利的整个美国社会的运行，这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吗？

今年 5 月 31 日，在济州国际论坛上有一场中美经贸关系的讨论。韩国全国企业协会会长主持，美国彼得森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日本一个战略家、韩国两个学者参会。本来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十分钟的发言稿，主持人没让念稿，他上来就问问题，第一个问题就问我：你认为即将召开的 G20 大阪峰会，中美两国会达成协议吗？两国元首会见面吗？奇迹会发生吗？我说我回答你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奇迹不会发生。因为中国绝不屈服，11 轮贸易谈判以后，我们把三个分歧点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这三个分歧点就是我们的底线，美国如果不放下高关税大棒，我们是不会屈服的。第二句话是奇迹也许会发生。因为特朗普是多变的，他出尔反尔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他现在又要竞选连任，美国经济

下行是他最大的问题，如果他失去选民，他就失去选票，他唯一最大的政治目标是连选连任，所以奇迹也许会发生。结果奇迹真的发生了！在大阪峰会上，两国元首再一次达成共识，然后两国的经济团队再进一步磋商，跟去年 12 月 1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国元首的共识是一样的。

美国战略转向把中国当成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第一不是怕中国当世界老大，怕中国超过他，怕中国进步，而是怕失去他的霸权地位。第二是转移国内矛盾，因为美国的国内矛盾，特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党矛盾，白人和黑人的矛盾即种族矛盾，穷人和富人的矛盾已经到了峰值。美国现在领食品券的人达 3800 万人，在美国贫困线以下的是 4000 万人。美国真正的白人现在占比少于 40%，墨西哥裔美国人占美国工作岗位是最多的，这也是特朗普打击的对象。美国两党的矛盾已经非常明显，种族矛盾非常激烈。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贫富矛盾又到了一个顶峰。曾经有占领华尔街运动、占领华盛顿运动，游行示威的人们胸前挂的牌子都是 1% 和 99%，就是 1% 的人占有 99% 的财富，99% 的人占有 1% 的财富，当然这是形象的说法，社会的不公平已经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的执政团队又是资本家，所以他们需要找一个敌人，他认为最大的敌人、最能转移老百姓视线的就是中国。

所以我认为中美贸易战，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在贸易的逆差顺差。对中国的贸易战只是一个开始，对中国的制造业发展、高科技发展、金融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化，它更加恐惧，将下更大力量进行遏制，也包括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到了信息时代，中国基本上和美国同步发展，现在我们一些

军事武器技术又超过美国，美国把中国当成最大的竞争对手，实际上是美国统一社会的共识、两党的共识。7月8日在香港国际论坛上，美国代表在发言中说，我们现在在对华问题上，共和党与民主党是高度共识的，整个社会是高度共识的。的确，在2017和2018年，美国社会包括共和党民主党两党主张对华强硬占比最高。从去年下半年，特别是今年第11轮贸易谈判受阻之后，对中国的贸易，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包括华为这样的企业的遏制打压，他们的共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是用举国的力量进行打压。

我觉得导致美国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没有解决，美国的股市债市存在泡沫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在当前这种泡沫经济又变换了新的形式，比如菲斯伯克推出全球27亿人参加加密货币或者比特币，在美国有可能形成更大的金融泡沫，美国有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比2008年还要严重。

美国精英层认为，这些年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失败。认为美国欢迎中国改革开放，欢迎中国强大是为了让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中国确实强大、发展了，但中国并没有加入这个体系，中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也是他们主张对华强硬的最主要原因。对华强硬的表现是贸易制裁、高关税这个大棒始终不放下，在科技上也是强硬的。去年4月份打击中兴通讯，今年开始打击华为，而且用美国的举国体制打击华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动员盟友打击华为。在金融上，现在的美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实际上也在向特朗普让步，美国货币政策可能从原来的美元升值开始走向美元贬值，新一轮全球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将形成一股新的浪潮。目前15个国家采取了宽松货币政

策，有可能形成新一轮的流动性过剩，或者是流动性冲击。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实际上对华是全面的战略转向，而且是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全面遏制打压。所以实际上贸易谈判还要进行，该谈还要谈，该打还要打，但是要做长期的准备。这一场中美之间的博弈是一场持久战，是艰巨复杂的。在中美的竞争和博弈中，全球的包括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外交格局也将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二、中美贸易战的焦点问题

第一是关于中美贸易谈判。中美贸易谈判 11 轮。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问中美还会开启贸易谈判吗？G20 大板峰会，习近平总书记和特朗普总统见面进一步确定中美要相向而行，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摩擦好。确定了这些基调，中美继续进行谈判。最近贸易谈判、贸易磋商，莱特希泽和刘鹤副总理通话。我想第 12 轮贸易谈判会很快开始。

最近两天，美国宣布对中国 110 种商品不再征高额关税。中国同意进口美国高粱，但是取消美国进口大豆。原来美国农民种的高粱 80% 是出口到中国市场的，美国农民种的大豆 62% 是出口到中国市场的。从 2017 年到现在，美国种大豆和高粱的农场主破产的接近 1000 家，特朗普 2017 年给美国的农民、特别是种大豆的农民补贴了 140 亿美元，2018 年补贴了 150 亿美元。但是这些破产的种大豆和高粱的农民分布在七个州，都是特朗普得票最多的州，所以特朗普现在最着急的就是中国赶紧进口美国的农产品。第 12 轮谈判，我认为会围绕这几个问题开展，就是中国是否能尽快恢复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特别是大豆的进口。因为 2017 年，中国进口大豆 9550 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 3400 万吨，2018 年下

降到 1700 万吨，今年才几十万吨。所以特朗普提出，要我们抓紧进口大豆，要看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们没有进口大豆，我们现在第一批是进口它的高粱，与此同时取消了对它大豆的进口。

我们的要求是美国必须放弃加征的高额关税。刘鹤副总理在第 11 轮谈判的时候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取消相互加征的高额关税。实际上我们对美国加征了 1110 项，第一轮 500 亿美元是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第二轮美国对我们 2000 亿美元从去年 9 月 1 日到 12 月加征 10% 的关税，今年 5 月 10 日宣布提高到 25%。5 月 10 号我们对美国 600 亿美元出口中国商品一部分提高到 25%，一部分提高到 20%、10%，除了保持 5% 以外，其他都提高了。实际上我们对美国加征关税是比较少的，因为美国 2018 年出口到中国总共是 1551 亿美元。特朗普还提出来对未来 3250 亿美元加征 5% 的关税，6 月 17 日进行听证，314 家美国企业参加，但是有 96% 企业坚决反对。

我认为第 12 轮贸易谈判中国会明确提出几个条件。第一，取消高额关税。第二，美国要求的大豆进口，原来它提出到 2020 年中国要多进口 2000 亿美元的商品，中国市场要有需求。其实在去年 12 月 1 日与阿根廷元首会晤时，中国基本答应了 2000 亿美元的进口，我们本来就要多进口，但是第 10 轮贸易谈判的时候，美方把加征关税提高到 3000 亿，后来又提高到了 3300 亿。到第 11 轮贸易谈判之前，中国对谈判文本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修改的这些条文经过外交部递交美国，然后第 11 轮谈判受阻。特朗普说中国出尔反尔，但是在这之前他有三次大的出尔反尔。大阪峰会再次准备磋商。中国有三个底线，第一，要求美国取消

加征的高额关税，放下高关税的大棒。第二，不能强买强卖。必须按照市场需求来增加对美国的出口和进口，而美国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还有对华为的禁供必须要停止。第三，谈判文本的平衡性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在文本表述上也是平等的。美国居高临下，不能让中国签订城下之盟。美国现在最着急的几件事，就是大豆、高粱、牛肉、猪及其内脏的出口。它们最大的市场在中国，现在中国基本上对它关了大门。

第二是能源问题。页岩气革命之后，美国这几年能源发展非常快，去年9月份，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出口日生产量超过了沙特阿拉伯。中东石油占全世界石油的40%，沙特占欧佩克组织的40%，现在美国日产量已经超过了沙特，也超过了俄罗斯，成为了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整个国际能源格局在供给方面在向西方转移，需求方在向东方转移，东亚最大的进口国是中国，第二是印度，然后是日本，韩国等等。美国原来百日计划的时候，就要求中国增加对它能源的进口。在特朗普总统2017年10月份访华的时候，在签订的2535亿的大单中，有1000多亿在美国的投资主要是修油气管道。增加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现在美国页岩气的成本已经降到30美元一桶，随着技术革命，有些产油地的成本已经降到15美元以下，因此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的供给国。而他的第一大市场是中国，所以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协议最终一定会签的。因为他不会放弃世界最大的市场。特朗普是商人，商人最看重的是从市场上获得利益，中国这种战略定力其实也来自于我们已经形成巨大的市场潜力、市场红利，所以美国一定会要求中国增加石油的供给。

第三是飞机问题。美国的波音飞机和法国空客飞机的竞争很激烈，我们原是美国飞机的第一大买主，是进口飞机最多的国家。波音飞机的董事长曾经算了一笔账，他说中国到 2035 年会进口美国 4700 架飞机，我们原来进口签单最多的就是波音 737MAX，这款飞机在我们的舟山新区建立了最终组装生产线，一年可以组装 100 架这款飞机，然后再交付中国市场使用。已经交付给我们使用的 96 架在全世界排在第一位，加拿大排第二位是 72 架。当波音 737MAX 飞机出事后，中国第一个停飞。中国停飞之后，其他各个国家效仿，因为我们买的飞机最多，最后美国被迫停飞。到现在它的飞机也还没有整好，因为它是设计原理上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到法国访问，和法国签订了 300 架空客飞机合同，正好是我们原来签订的美国波音飞机 737MAX 的数量，所以美国着急了，距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法国不到一个礼拜，美国就发起对欧盟的反补贴制裁。

其实美国高科技产品的最大市场也在中国。2018 年我们从美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总共是 391 亿美元，占它出口的 1/10。2017 年中国进口芯片 2600 亿美元，比我们进口的能源还要多上千亿美元，2018 年我们进口芯片 3200 亿美元。如果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可以出口的话，这个贸易平衡很快就能实现，所以现在的贸易谈判是不会终止的。

每次贸易谈判都是美国主动提出来的，每次出尔反尔都是美国开始的。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谈判代表信心越来越强了，应对美国的战略和策略越来越成熟了，我们有底线有红线有基线，这些原则不会动摇。你说谈我们就谈，

你说打我们就打，你制裁我们就要反制裁。当贸易摩擦成为一种常态以后，就看最后谁能胜出了，胜出的一方一定是站在道德道义制高点的一方，一定是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世界规则、维护世界秩序、维护全球体系的一方，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G20 峰会上所讲的经济全球化是大势，逆全球化只不过是浪潮中的一个回头浪。当然有时候回头浪也挺猛，也可以打翻船，但是它瞬间就会消失。当然这个瞬间可能在当前这一年，也可能瞬间还没结束。关于贸易谈判，我们按照刘鹤副总理提出来的取消相互加征高关税，不能强买强卖，不能让中国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不切实际的承诺，文本必须保持平衡。贸易谈判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很多东西已经解决，是需要得到美国的认同和世界认同的。有些我们正在解决，有些还在讨价还价，有些是不能让步的。按照美国财长姆努钦讲的，90%达成了共识，已经解决了 90%，这是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实际和中国未来改革开放方向的，我觉得这些问题应该写到协议里面，不是中国的妥协退让，是现在中国发展的需要。

三、影响中美关系的其他几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美国是非常强调知识产权的，但是知识产权问题恰恰是中国做工作最多最好的。原中国知识产权局局长、现知识产权保护协会会长田力普曾说过，40 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从知识产权的产生、使用、保护到对违反知识产权的惩罚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建立了 3 个知识产权法院、16 个法庭、200 多个保护中心。而且我们的知识产权创造，如 5G 标准占全球的 35%，其中华为占 15%，现在我们的发明专利占全球第二位，论

文数量相当于美日德三国的总和，论文的被引用率占全球第二位，创新知识产权拥有率在世界上越来越多，在中国形成几大板块几大高地。如深圳半导体产业、无人机产业，这次美国加征高额关税的实体清单第一批全在深圳，而且全在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的企业，所以很多网友在微信圈里传这是美国在和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打贸易战，因为创新企业全在这里，这是一个创新的高地，日本等国都组团到深圳看怎么创新。

为了引进科学领军人才，深圳政府最近宣布，把他们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由原来的 45% 下降到 15%，其余 30% 由市政府承担。所以现在深圳成了一个科技领军人才的高地。仅是华为就有 700 个数学家、800 个物理学家、几万名原始创新的科学家。华为创新中心占地 5000 亩，有一栋栋的欧洲式别墅，东莞的松山湖有 15000 人。基本上这些科学家、领军人才都占有股份，接送我们的司机师傅都有 10 万股华为的原始股。所以深圳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北京的中关村、武汉的光谷系、合肥的科大系，西安、贵州、成都、重庆的电子板块、大数据板块，现在后发优势都很大。杭州阿里系的智慧城市、数字社会，走在全国最前列。所以说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是我们国家最紧迫的战略需要。因此美国提出知识产权保护，是我们中国自身的需要，不是美国压着我们要保护，而是我们自己需要保护，是在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也保护所有来华投资的企业知识产权。

第二个问题，关于强制性技术转让。美国 301 调查报告里提出，中国强制美国在华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到底哪个企业被强制了？转让了哪些技术？我们要求他们提出一些案例，他们提不出

来。美国调查报告的依据是美国在华企业的反映。今年3月份两会期间，我们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就有不得强制企业进行技术转让，这已经形成了法律。美国在谈判的时候要求我们形成法律，变成中国的法律，实际上这一条就已经是我们的法律。而且我们以前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和政府要求在华企业进行强制性技术转让。

第三个问题，关于市场准入。放宽市场准入，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一直在做的。因为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的方面还需要改革，克强总理连续几年都是在抓放管服改革，政府的放管服改革“只跑一次”都已经具体化了。在现代营商环境里，我们从2017年排在第76位，2018年则上升了32位，进步已经很大了。市场准入实际是我们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将来5G时代，这个速度将使政府的管理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我们未来的营商环境、市场准入等方面不亚于美国，因为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政府改革、国家治理能力也提高得非常快。

第四个问题，关于我们的产业政策。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国民待遇，所有产业政策都是非歧视的，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是同等的产业政策。我们政府没有对外资和内资不同的两套产业政策。美方、欧盟包括我们自己有些经济学家原来对我们的产业政策攻击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政府不应该制定产业政策，政府不能替代市场等等。但是全球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制定产业政策的。美国制定的政策最多，包括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重振制造业计划、先进制造业计划等，现在特朗普制定了2030年人工智能AI计划。德国的工业4.0，也是德国政府的两个部门在推动。欧盟制定了2035年先进制造业计划，也是

产业政策。所以我们的产业政策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是没有问题的。

第五个问题，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是代表国家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化身。美国的单个企业很难和中国国家力量抗衡，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不公平的，国有企业也必须坚持到竞争中立，要按照竞争中立的原则进行改革。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市场改革都将采取市场中立的方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在一条起点上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同时我们也给国有企业减负，企业不能承担那么多的社会责任，而企业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职能，由国家进行政府采购，然后变成公共品。美国就是这样做的，美国的政府采购，特别是高科技信息技术，就是通过美国的国防部把它变成若干个国防部的国家安全项目，然后面向企业进行招投标，政府进行采购后变成公共品。我们也可以通过政府采购，使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企业公平竞争。国有企业改革任务还很艰巨。如何给国有企业松绑，让它成为一个在市场上的自由竞争者？如何实现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如何形成国有企业的现代治理框架？可以按照美国这种做法，改变一种路径，继续成为国家现代治理的一个最重要的微观主体，而且放大国有资产。通过这种改革放大国有资产，而不是使它收缩，这一条肯定是要触及的。

第六个问题，关于 WTO 改革问题。这是美国最关注的问题，也是欧盟、日本最关注的问题，美国退出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后，由原来 12 个国家变成了 11 个国家，TPP 不但没有解散，并且由日本等国建设 CPTPP 组织。去年日本跟欧盟达成

了自贸区协议，现在也在修复与中国的关系，要和中国在“一带一路”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所以这一次 G20 大阪峰会，安倍晋三出尽了风头，第一天与习近平总书记会谈就形成十点共识，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合作。现在中日之间的合作交汇点也在增多。

现在东盟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进展也在加快。RCEP 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10+6”），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 16 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个自贸区和我们广西的联系最大，“一带一路”和广西联系也最大。“一带一路”广西实际上是我们面向东盟、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主通道，这条通道主要参与省份是广西和云南。云南现在有两条通道，一条中老铁路，一条是未来的中缅铁路。中老铁路明年竣工，从云南的西双版纳到老挝的万象共 414 公里。现在中泰铁路也在推进，正在商量中老、中泰铁路连接线，如果实现全程连接，我们面向中南半岛铁路大通道会修通，从中国的云南西双版纳修到万象，然后从万象经过连接线修到泰国湾，泰国湾是太平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湾，和新加坡隔海相望。

现在广西加入了南向大通道，从成都、重庆开始，有 6 个省参加，广西南向大通道，实际上将来通过南、北、钦、防作为出发地，未来泛亚铁路中线，也就是中老、中泰铁路中线修通了，就会形成中南半岛的铁路大动脉。这条大动脉的连接线一边可以连接越南，一边连接缅甸，这样连接老挝、越南的广西就会成为东南亚中心最近的省份。将来中老铁路和越南铁路连接，又和我们广西的两廊一圈形成一个新的通道，未来的中南半岛整个区域布局会有很大的

变化。越南现在是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也是贸易增速最快的国家，特别是中美贸易战以后，对美国的出口以 60% 以上的速度增长，所以特朗普在推特上说越南是一个最坏的小国。

未来的 WTO 改革，一方面是区域布局，会使贸易的流向、流量、生成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由数字经济形成的贸易，会使贸易发生很大变化，所以 WTO 改革实际上是应有之义。对于数字贸易的规则、数字经济形态下的贸易、全球新的贸易产业链、供应链形成的贸易流量、贸易方向的改变等等，有些规则都是空白的，所以 WTO 不仅要解决过去的问题，还要解决现在和未来的问题。

第七个问题，关于数据流动和网络管制问题。数据流动和网络管制是焦点问题。中美之间怎样构建更有建设性的关系？怎样才能不局限于当前的贸易，而是更长周期的中美关系？我认为，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应该有一个长周期的制度化的安排，而不是聚焦于枝节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牺牲了战略利益，不能因为当前的问题牺牲了长远利益，不能因为单方的利益牺牲了共同利益。

我认为，我们现在实际上面向未来的是 50 年、100 年或者更长周期的中美两个大国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博弈。现在实际上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迷局、方阵，双方都在方阵里打架，双方都出不来。我们应该从迷局里出来，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两个国家合作要有利于人类社会，要有利于世界经济，要有利于中美两国的利益。

网络空间管理不是中美共治的问题，而是全球共治的问题。

网络空间需要全球的规则，全球数据流动要有序，要有规则规矩，要保证这种流动的安全，否则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出现问题比在实体经济状态下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还要严重。

第八个问题，关于进口问题。在三种情况下，中国有可能变成逆差：第一是中美能够进行深度合作，例如启动中美自贸区谈判。美国彼得森研究所做的计算是：中美之间增加 5000 亿的贸易额，美国就会增加 480 万人的就业岗位。第二个是美国放松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第三个是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们的贸易更加多元化，以美国为目标市场的企业会骤减。这两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还在上升。2017 年中美的贸易额是 5880 亿美元，2018 年是 6300 亿美元，我们对美国的贸易是上升的，对美国贸易逆差也是上升的。

四、打贸易战要明白的几个问题

第一打贸易战是两败俱伤。美国的贸易战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不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我觉得贸易战是两败俱伤，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1 月 18 日世界论坛上，关于全球化演讲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

第二高关税到底由谁承担。特朗普说，我加征的 25% 的关税中国承担 21%，美国承担 4%。但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论证了这个观点：就是加征的高关税将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

第三美国已经站在世界的对立面。美国基本上成了世界孤儿。因为这个贸易战它是瞎打的，是用美国的国内法律、国内法规来制裁别的国家。用美国 1930 年的关税法、1974 年的贸易法、1962 年的贸易扩大法，用的都是他本国的法律法规来制裁中国、

欧盟、日本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所以很多国家现在都在谴责美国破坏了世界经济，破坏了世界贸易秩序，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比如 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联合国贸发组织 UNDP 等都预测：2017 年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拐点，75% 的经济体将会恢复增长和快速增长，世界经济增速将增至 3.9%。但是，特朗普当总统以后，世界经济在这两年是一路向下的。对 2019 年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4 次改变了预期，从开始的 3.9% 降到 3.7%，降到 3.5%，下降到 3.3%，有可能还继续下调。特朗普原来在竞选中提出来要保证美国的经济增长达到 4%，结果 2017 年是 2.3%，2018 年是 2.9%。今年一季度是 3.1%，从 4 月、5 月开始，美国的制造业指数下降，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市场零售额下降，股市开始动荡，尤其是 5 月 10 日对中国加征关税被中国反制以后，美国股市大跌。现在美国自身预测美国的经济，特别美联储预测，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速会下降到 2.1%，明年则会下降到 1.9%。

中国去年 GDP 增长是 6.6%，总量 13.6 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还是平稳的，还是稳中向好的。贸易战打到这种烈度，中国的经济还是在进行优化和调整，在进行产业升级，我们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被迫打贸易战，与此同时，我们内部还做了很多调整，我们是在脱贫攻坚的前提下保持稳定增长。

五、美国输了中美贸易战

特朗普说赢了中美贸易战，但是美国人说美国输了，参加中美问题研讨的美国智库的学者、一些前政要员，包括美国的前商务部长、前贸易谈判代表等等，他们都认为其实美国输了。美国

输了，主要输在五大方面：

第一在道德道义上。中国站在道德道义的制高点，中国提倡的是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商、共建、共享，是希望其他国家更美好，发展更快的理念。

美国秉承的是美国第一、美国利益至上的理念，把美国的利益凌驾在全球利益之上，凌驾在其它国家利益之上，只允许美国强大，不允许别人强大，不允许别人发展，用战争的手段、遏制的手段、打压的手段、极限施压的手段来阻止别的国家发展，这是失去道德道义的。

第二在大国信用上。特朗普出尔反尔，翻脸比翻书快，上午说的下午就不算了，今天说的明天就不算了，这个月说的下个月就不算了，这种事比比皆是，当它成为一种行为方式的时候，大国的信用就完全丧失了，他把美国建国以来 200 多年积累的无形资产挥霍一空。美国历届总统政客也确实大部分都有出尔反尔、或者是竞选的时候说的话和执政后的行动与政策不同。但是像特朗普这样频繁的出尔反尔，频繁地说谎成为家常便饭的时候，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就没有任何信用可言了。比如，他想制裁伊朗，当时签订协议时 6 个国家有 5 个是站在他对立面的。又如它退出巴黎协定，签署巴黎协定的是 193 个国家，它退出了，但是没有有一个国家跟着退出。再比如它主张以色列首都设在耶路撒冷并决定美国大使馆搬到这里，也没有一个国家跟进。

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在外交政策、外交布局上赢得国际尊重和共同利益是外交政策的主旨。现在美国和盟友的结盟都变成了交易，他在盟国驻扎的军队，除了收军费还要收 50% 的利润，变

成了交易。他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5 亿美金，不愿意缴费就退出了等等。所以说他在外交政策上也是失败的。按理说，他应该在外交上联合盟友，形成真正的对峙中国的统一战线，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战略目标，但他现在的战略目标、策略与行动是完全互相不搭的，所以他外交政策也是失败的。

当然美国在有些地方的外交渗透还是很厉害的。比如美国在巴基斯坦有 2000 名外交官，有 1000 名雇佣人员，在这些重要节点上，他的外交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主要在于它原来形成的体系。美国作为现代国家，有 200 多年的历史，不管换什么样的总统，政府运营的一些机制，是我们要学习借鉴的。

第四在对全球制造的负面影响上。特朗普激起了全球公愤，实际上影响了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给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是全世界的共识。世界各国都希望中美能尽早达成协议，给世界带来稳定的预期，都不希望中美继续打贸易战，中国也不希望，但这个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

第五在未来。未来历史的周期，中国一定会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这一点全世界也认识到。如广西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还有广西的其他地方，包括发达地区如广东、江苏、浙江、北京等等，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和崛起，在中美贸易战之后，转向了突破美国对我们制约的短板。

美国打贸易战实在不合算，因为打的是传统贸易战，而由于 5G 时代的到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到来，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云服务的到来，贸易形态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现在已经有 37 个跨境电商走在世界前列了，我们的移动支付渗透率 2017 年已经达到 77.2%，现在已经达到 94.7% 了。虽然美国有些领域是领先的，但是如果和全球的产业链不匹配的话，领先的东西也卖不出去，而现在跟它匹配度最高的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和半导体产业。这种产业上的难分难解，经济上的高度融合，有什么可打的？！只有合作。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合作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唯一正确的选项。

面向未来，中国打得起，等得起，我们一定会赢得未来！面向未来我们充满信心，中国经济有着巨大的潜力空间，有着光明的未来！

【作者简介】

陈文玲同志现任中国国际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区域经济、流通经济等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对美国战略调整、中美经贸关系等有着长期跟踪研究，多次受中宣部、外交部委派，带队或参与赴美国调研或者对话，对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中美经贸摩擦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切身的体会。先后出版著作 30 余部，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600 多篇，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优秀成果奖。

2019 年 7 月 31 日印发
